

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

Edition Eulenburg

No. 479

TCHAIKOVSKY

柴科夫斯基 第六交响曲

悲怆

b 小调

Op. 74

总谱



Eulenburg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 国 音 乐 院 系 教 学 总 谱 系 列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柴科夫斯基

第六交响曲

悲 怆

b 小调

Op.74

总 谱



奥伊伦堡音乐出版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KG
© 2001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KG,
c/o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 KG.
朔特音乐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 2001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01-40

柴科夫斯基 第六交响曲

悲 怆

b 小调

Op.74

责任编辑：孙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诚成(湖南)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6.875

印数：1-5,000

ISBN 7-5404-2538-5

J · 438 定价：15.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换

柴科夫斯基
第六交响曲（悲怆）

b 小调
作品 74 号

1892 年秋，也即完成《第五交响曲》后的第四年，柴科夫斯基开始着手创作一部降 E 大调新交响曲，而在决定放弃前，却完成了全部四个乐章的草稿（第一乐章其后被用于《第三钢琴协奏曲》，而整部交响曲则由西姆雍·博加蒂里耶夫〔Semyon Bogatyryev〕重新整理，并于 1961 年出版）。这次的不成功并未使柴科夫斯基气馁沮丧，他又开始尝试另一部交响曲。这次是用 b 小调来创作，动笔于 1893 年 2 月 4 日。到 2 月 9 日他已完成了整个第一乐章的草稿，然后直接转入写作第三乐章。两天后他写信给外甥弗拉迪米尔·达维多夫，这部交响曲就是题献给他的，信中谈到了交响曲的创作构思：

在（去奥德萨的）旅途中，产生了写一部新交响曲的念

11A719/39

头，这次可是部《释题交响曲》(programme - symphony)^①，但这释题(programme)留给大家的将始终是个谜——人们高兴怎么猜想就怎么猜想，而交响曲将只简单地称为《释题交响曲(Programme Symphony)》(第六)。这“释题”(Programme)完全是主观的情感，我在旅途中打腹稿时，常为之潸然泪下。我一回来便开始写作品的草稿，创作激情高涨，事情进展神速，不到四天便已完成了第一乐章，其他各乐章也在我心中有了清晰的轮廓。第三乐章已完成了一半。这部交响曲会有许多新颖之处，例如在曲式上，除此之外，终曲也不再是喧嚣的快板，正相反，它是一首悠长的慢板曲。你想象不出我现在是多么的兴奋，我已证明了自己的时代尚未结束，我仍旧还能搞创作。当然，也可能是我估计错了，但我并不这样想。

随后的五周，柴科夫斯基中断了交响曲的写作，去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并在那儿指挥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但在3月19日他一回到位于科林的家后，便继续投入到交响曲的写作中，到24日即完成了全部的草稿。

① “programme - symphony”中文通译名为“标题交响曲”。“programme”的辞典基本释义为：程序表，节目单；纲领，方案；规划，计划。“programme”本身并没有“标题”的意思（毫不涉及“题”字义）。“programme - symphony”的本义是指这类交响曲的创作是根据特定的内容按“程序”进行。本文中如将“programme”译为“标题”，极易引起误解（以后原文中将不断出现这一词，皆不宜译为“标题”），且前后文在修辞上也难以明白顺畅，故改译为“释题”，非为标新，实出无奈。“释题”改译有二义：字面上保留原旧译词（标题）同一词组“题”字；意义上则为此种“释题交响曲”(programme - symphony)不仅音乐有其“题”，且必须更有其他文字对全曲各乐章音乐进程有所说明、有所“解释”。改译“释题”就包含有这两层意思。——译者注

漫长的出国旅行，包括去英国接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还创作了一些钢琴小品和歌曲，作品 72 和 73 号，直到 7 月 20 日他才返回在科林的家，在这以前他没办法坐下来为交响曲配器。而现在让他吃惊的是事情的进展比他预期的要慢得多。“我现在正处于交响曲写作的紧要关头”，7 月 22 日他写信告诉弟弟莫德斯特：“配器看来是越往后越难。二十年前，我做这一切无须思考，一气呵成，而且都还很出色。现在我已变得胆小心虚了。今天一整天，我坐在两页乐谱前——一切好像都不如我愿。当然工作还是有些进展。”在 8 月 3 日写给弗拉迪米尔·达维多夫的信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这部交响曲（我打算将它题献给你，但我现在正重新考虑一种惩罚你的方式，因你好长时间都没有写信来了）正有进展。我很喜欢它的内容，但不满意它的配器，应该说不是很满意。所有一切看来都有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如果这部交响曲受到非难，或不受关注，我都决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这也不是首次才出现这样的事。但我敢肯定地说它是最好的，尤其是我所有作品中最真挚的。我爱它，我从未如此爱过自己任何其他音乐产品。”8 月 12 日完成了配器，唯一剩下的就是加上速度、句法、力度以及弓法等标记，对这最后一项标记，他找到小提琴家兼作曲家朱利尤斯·孔纽斯来协助自己。8 月 20 日，当柴科夫斯基用急件将总谱寄给他的出版商尤尔根松时，这部交响曲的首演日期早已确定。尽管此前这部作品已由俄国指挥家、钢琴家萨封诺夫指挥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管弦系学生完整地演出过，但那主要是作曲家为了将乐谱送往圣彼得堡首演前，检查分谱有无出错。音乐评论家卡什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柴科夫斯基离开莫

斯科前告诉他，他对前三个乐章相当满意，但对最后乐章仍持怀疑态度，在听过演奏后，他曾觉得必须废弃它，想重新写一个取而代之。

这部交响曲的首次公演是 1893 年的 10 月 16 日在圣彼得堡，由作曲家本人担任指挥。虽然部分听众表现狂热，但柴科夫斯基却深感失望，他曾自认为是自己迄今最好的经典之作却只受到他们有限的欢迎。早在排练期间他就感受到乐队对作品的冷漠，而他在指挥自己的作品时是一直都很珍视他们的意见，并需要他们在精神上给予支持的。很可能上述情况也是这次演出所产生的后果。尽管有些评论认为这部交响曲不像以往的那些作品具有鲜明的主题性、新奇感和灵气，但新闻界大多仍看好这部作品。然而反映又是远不如柴科夫斯基的期望值。很有意思的是，仅一家评论对这部新作品推崇备至，那就是《交易日报》（Birzheviye Vedomosti），但文中却又刻意加上了这么一段话：“昨晚演出的新交响曲如果是由 M. 奥尔或 M. 纳普拉夫尼克指挥，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不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却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他既出席了首演也聆听了由纳普拉夫尼克指挥的第二场演出。他在自传中特别谈到柴科夫斯基指挥的演出非常精彩，并说公众在首次听到它时不是很投入，所以无法欣赏到作品的价值。

这部交响曲“题名”（title）的来源是从莫德斯特·柴科夫斯基为其兄长所著的传记中透露出来的。他在书中叙述了演出的第二天，他发现作者正绞尽脑汁为交响曲取名，因为他早已保证会立即将其寄给自己的出版商付排。“他不想就简单地只用一个编号数字，也不喜欢像原来打算的那样将其称作《释题

交响曲》(Programme Symphony), ‘要是我不想揭露它的释题(Programme, 指“程序”、“方案”), 我干吗要称它为《释题交响曲》(Programme Symphony)呢!’我提议说它可以改称《悲剧交响曲》, 但他也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走出房间, 让彼得·伊里奇留在那儿去冥思苦想。突然《悲怆》这个名字跳入我脑中。我转回去, 我记得,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站在门道里念出了这个词。‘好极了, 莫蒂亚, 太棒了, 悲怆!’他当即就在总谱上写下了这个名字。它就这样永生了。”

首演8天后, 柴科夫斯基喝了点生水, 突然死于霍乱。11月6日这部作品由纳普拉夫尼克指挥, 在圣彼得堡纪念音乐会上举行了第二场演出。这次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末乐章中那具有告别性格的意味, 在当时如同是宣告了作曲家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预言”(首演前的一个月, 柴科夫斯基曾有过借口其情调过于类似自己的新交响曲, 而拒绝了为阿布赫金〔Apukhtin〕的戏剧《安魂曲》写配乐的请求一事)。未加详细说明的释题(programme)曾引起广泛猜测, 但所有的可能性留下的也将只能是个谜。虽然从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著名的“命运”释题(“Fate” programme)中找得到一个交响性释题(symphonic programme)中某些失落的概念。至于《第六交响曲》看来的确又有可能, 它包含有、至少也是描述有他曾计划过的《生命交响曲》的释题(programme)——从一些保留下来的笔记中我们得知, 那是柴科夫斯基在最后的岁月中曾计划写作的: 四个乐章分别描述了青春、爱情、失望和死亡(“结尾消失而逝”, 他写道)。

1894年, 尤尔根松于作者死后首次出版了这部作品的总

谱与分谱。手稿现存于莫斯科国立格林卡音乐艺术中央博物馆，1970年还出版了经过仔细注释的手稿影印本。这部交响曲的草稿集由科林的柴科夫斯基博物馆收藏，1962年出版了限量发行本。这份总谱的音乐是根据苏维埃《柴科夫斯基作品全集》第17b卷，由伊琳娜·N. 约丹（Irina N. Iordan）编辑，1963年出的莫斯科版，第一版中出现的错误已根据总谱手稿作了校正。

大卫·洛伊德-钟斯^①

（孟 首 译）

① 大卫·洛伊德-钟斯（David Lloyd-Jones 1934~）英国指挥家、编译家。在牛津大学学习俄文、德文后，师从苏格兰作曲家汉密尔顿（Iain Hamihon, 1922~）习音乐。精通俄文。1967年指挥苏格兰歌剧院首演他翻译的英文版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1972年指挥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在英国首演，大获成功。他翻译出版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和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奥涅金》。——译者注

第六交响曲

P. 柴科夫斯基, Op.74

1840-1893

I. Adagio $\text{♩} = 54$

Flauto 1
2

Flauto piccolo
(anche Flauto 3)

Oboe 1
2

Clarinetto (A) 1
2

Fagotto 1
2

Corno (F) 1
2
3
4

Tromba (B^b) 1
2

Trombone 1
2

Tuba 3

Timpani
(A, E, E^b)

Piatti

Gran cassa

Tam-tam
(ad libitum)

Violino I
II

Viola
(div.)

Violoncello

Contrabbasso

I Solo
pp *p* *mp* *sf* *p*

div. v
pp *cresc.*

Allegro non troppo $\text{♩} = 116$

3

19

Vla. *p*

Vc. *div.* *p*

23

FL. *p*

Cl. (A) *p*

Vla. *p*

Vc. *p*

27

FL. *p*

Cl. (A) *p*

Fg. *p*

Vla. *p*

Vc. (div.) *p*

Cb. *div. v* *p*

pp

pp

pp

Musical score for measures 33-36. The score includes parts for Clarinet (Cl.), Violin I (Vl. I), Viola (Via.), and Violoncello (Vc.). Measure numbers 33, 34, 35, and 36 are indicated at the top. Dynamics include piano (*p*) and accents (*v*). A tempo change marking "la meta" appears above the Vc. part in measure 35.

36

Cl. (A)

I

p *mp*

VI. I

mp *cresc.* *ff*

p *mp* *cresc.* *ff*

VI. II

div. *ff*

Vla.

p *mp* *cresc.* *f*

mp *cresc.* *mf*

39

Cor. (F)

VI. I

VI. II

Vla.

Vc.

Cb.

Fl.

Ob.

Cl. (A)

Fg.

unis. saltando

unis. *pp* saltando

unis. *pp* saltando

unis. saltando

unis. saltando

42

EE 6737

51

Fl. *a2* *mp*

Ob.

Fg.

Cor. (F) I *espr.* *mp*

II *mp*

III *espr. mp*

IV *mp*

VL I *mp*

II *mp*

Vla.

Vc. *mp*

Cb. *mp*

54

Fl. *Solo* *p*

Ob. *sf* *pp* *Solo* *pp* *p*

Cl. (A) *pp* *Solo* *pp* *p*

Cor. (F) I *pp*

II *pp*

III *pp*

IV *pp*

VL I *pp*

Vla. *pp*

Vc. *pp*

Cb. *pp*

EE 6737